



高原通途

——云南民族交通

陆 韧 / 编著

云 南 民 族 文 化 知 识 丛 书

081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

高原通途
——云南民族交通

陆 韧 / 编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APF93/05

059764

22-308/
3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陆韧编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8

I.高… II.陆… III.少数民族交通—文化 IV.F5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9606号

责任编辑/黄显松

整体设计/高伟

责任校对/梁玛娜

马建生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景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

高原通途

——云南民族交通

YUNNAN MINZU WENHUA ZHISHI CONGSHU

GAOYUAN TONGTU

——YUNNAN MINZU JIAOTONG

陆韧/编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650034-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电话/传真 0871-4121007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云南新华彩印厂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5.875 字数:131 000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 000-15 000

ISBN 7-5415-1804-2/F·35 定价:10.00元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总序

王天玺

展望21世纪,文化智力优势必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优势,文化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化的民族凝聚功能和鼓舞力量会更加突出,文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就是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创造表现时代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把先进文化的种子撒遍滇山云水,并使之在红土高原上开花结果;用先进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用先进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用先进文化塑造民族精神,提高全省人民的素质;倡导、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 and 精神;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先进文化的建设既是远大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传播文化、普及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云南出版界有关云南民族文化著作的出版蔚为大观,成系列的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云南丛书”,包含《云南简史》、《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文物古迹》等十多种;90年代末,云南教育出版社推出《云南物质文化》

系列《农耕卷》、《生活技术卷》、《纺织卷》、《采集渔猎卷》等图文并茂的学术著作；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云南省5 000人以上的25个少数民族立卷”，每个民族单独一卷，现已出版近十种。此外，从各个层面研究云南民族文化的单本著作也已出版了千余种。这些著作各有特点，无不为云南民族文化的研究、传播和普及作出贡献。但是，至今我们尚未看到一套较为完整、系统且深入浅出地介绍云南民族文化的出版物，使我们在深入研究、广泛传播、全面普及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缺少必要的参考书和教材。因此，为更好地配合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宣传，我们组织专家学者编辑出版这套“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

云南各民族人民在千百年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历程中，积累了优秀的文化，涵养了高尚的道德，培育了进取的精神。本丛书力图深入研究我省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文精神，建立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两大支点的崇尚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亲和力、融合力、凝聚力，不断提高自尊、自信、自立、自主的民族精神。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遵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弘扬云南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把云南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推向全社会，为深入研究云南民族文化提供参考，为提高云南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提供教材，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添砖加瓦。

本丛书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原则指导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方针。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者、领导者在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学术气氛中，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人民的广阔胸襟，以勇于开拓、勇于创造的全新精神，以为云南各族人民负责的社会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较好地完成了写作、编辑、出版工作。

民族文化丛书的不少课题前人已有研究，并有研究成果刊布。我们的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每本书都将主要参考文献列出，以示对前人辛勤劳动的尊重和谢忱。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是我们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献上的一块砖一片瓦。愿我们的粗砖薄瓦，会引来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所需的栋梁大柱和宝玉珍珠。

我们坚信，当民族文化知识在红土高原全面普及的时候，距离建成民族文化大省的路途就已不再遥远。

目 录

“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总序	——王天奎	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1
远古先民的足迹		1
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外发现		6
蜀身毒道		9
进桑康冷道		15
西南门户		19
开拓发展 远徼通聘		25
古道风云		25
丝路彩虹		36
走向大海		42
买马道述说		46
金丝银线缀明珠		51
交通、文化竞辉映		54
江山一统 西南通衢		60
站赤与站赤道		60
马可·波罗使缅		65
步驿古道尽辉煌		67
茶马古道日兴盛		77
滇铜运道更繁荣		82
边关古隘路邈远		84
“蛮山夷路”相沟连		87
贡象输宝旌旗盛		91
大河上下胞波情		95
商贾辐辏城镇兴		101
屈辱中奋争 迈进新式交通时代		108



开埠通商	108
三迤大道	116
艰辛起步	120
蜿蜒银练	127
七彩彩虹与驼峰航线	135
天险通途 人间奇迹	139
天梯石栈印马蹄	139
虹桥云津过急流	150
山间铃响马帮来	170
主要参考文献	179
后记	181



筭路蓝缕

以启山林

远古先民的足迹

云南交通开启于何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明。虽然自然界原本没有路，但是，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类活动，路就会被走出来。

云南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之一。迄今为止，在云南境内已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多处，如元谋人、丽江人、昆明人、蒙自人、蒲缥人、姚关人遗址等。这些遗址表明，至少从距今 170 万年前开始，人类就在云南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以发明农业、制陶术和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布今云南省所有的县市。据文献记载，云南的远古居民是濮人、越人和后来自西北地



区不断南迁的氏羌族群，云南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应分别属于这些族群的各个部落。而且，从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反映的情况看，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但大多数已经进入原始社会的部落氏族时代，有的甚至已经呈现贫富分化的现象。

随着生产实践和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财富的增加，部落与部落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在没有任何现代交通条件的新石器时代，部落之间、氏族之间任何形式的经济、文化交往，只能通过道路的开辟和人员的往来才能实现。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云南各地新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特点，彼此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例如，陶器纹饰以划纹和压印纹为主，普遍存在平面呈梯形的扁圆柱形石斧，这几乎是洱海、滇池、金沙江

中游三个地区的共同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新石器文化和内地以及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有一些共同性。如云南洱海地区的陶器压印断线纹，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新石器文化陶器上也是常见纹饰。三足器虽在云南新石器文化中少见，但洱海地区稍晚一些文化遗存中出现了鼎足，剑川海门口文化中出现了内地流行的豆器，这分明是内地文化影响的结果。滇池地区肩部不明显而又分段的有肩石斧，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不无关系。云县出土的有肩石器和四川西北乃至北方地区同类器物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云南新石器文化与外地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尽管由于云南境内高山险阻，峡谷深切，河流湍急，远古居民被分隔成一个个小的部落，但也并非如过去人们所想像那样长期与世隔绝，“自古未尝通中国”。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



内地人民之间在种族上、文化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云南境内各民族的先民不仅走出了部落之间的联系孔道，而且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开辟与更远地区人民联系的交通道路。通过这些道路，氏族部落间发生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民族迁徙。道路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日益扩大而不断延伸，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远古居民同内地及沿海地区人类社会的联系也由此产生，并得到加强。这种联系反映在文化遗存中，就是云南先民的足迹已经遍布滇云大地，翻越了茫茫横断山脉，甚至渡过了金沙江，跨过了磅礴乌蒙，走向了中华文明的中心，走向了大海。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境内各部落间的交通和与内地联系的部分交通已经得到了开辟和发展。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最早反映云南交通的文字记载见于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犍榆，名为犍、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犍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大概是战国至西汉初西南夷的社会、部族情况。据史籍所载，司马迁于西汉武帝时奉旨出使西南，虽然到达了金沙江以北地区，但并未涉足云南腹地，却能对云南各部族的情况如此了解，只能说明西南夷各部族之间都有道路沟通。通过道路交通，部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信息传递相当畅通，各种经济文化交往频繁，致使司马迁毋庸



图1 滇王金印

遍历各个部族，就能周知西南夷之概貌。这是西南夷各部落间道路交通网逐渐建立的最好例证。

与此同时，云南同外界也产生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云南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干线得以打通。战国时，秦楚争霸，云南成为双方必争之地：一方面楚威王派庄蹻入滇，将滇池“肥饶数千里”之地，“以兵威定属楚”；另一方面，秦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派常頌深入西南，“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说明战国末期，云南至少有两条道路与内地相通。一条是楚庄蹻入滇的道路。他溯江而上，经巴（今重庆一带）而折入黔中（今贵州）地区，然后西进滇池。这原本就是一条通滇古道，是滇楚间商人往来频繁的商道，发展到战国末年已经成为可供军旅行走的大道。另一条道路是蜀滇间通道。秦统一中国后，不失时机地经营西南

夷，在西南夷地区“通道”、“置吏”。“通道”就是在滇蜀商民和各部族交通的道路基础上，开辟从四川进入云南的官道——五尺道。这不仅标志着西南夷地区从秦代开始便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标志着官方开拓云南交通的开始（图1）。

汉初社会经济萧条，国家百废待兴，加之北有匈奴的威胁，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的经营。中央政府虽然放弃了对西南夷的直接统治，但是由于有早已存在的蜀身毒道和秦代开拓的五尺道，给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直接的交通贸易带来了便利，因此民间的经济交流并未由此中断。司马迁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此时活跃于西南夷地区的巴蜀商人凭借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与西南夷各族人民，以所多易所鲜，贩卖笮马、牦牛及

樊童，倾销铁器、食盐等生产生活物资。这些贸易活动，都是通过早已开辟的滇蜀道路相勾连的。

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外发现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正致力于北逐匈奴的宏大事业。为“断匈奴右臂”，张骞奉命出使大月氏，取道西域，到达中亚。张骞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回国后，就立即向汉武帝上书说：我在大夏时，见有邛竹杖、蜀布。我问大夏人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大夏国人说：我们的商人到身毒（今印度）经商，从那里贩运而来的。由此我估计身毒在大夏东南大约数千里。身毒有蜀物，那么身毒与蜀之间一定有道路可通。现在我们从羌中出使大夏

非常危险，往北行又有匈奴寇扰，而从蜀至大夏不仅道路较便捷，且没有寇贼。这样，张骞出使西域，不仅为汉朝打通了西北对外交通通道——西域道，而且发现了一条从西南地区通往身毒的古道。

汉武帝听了张骞的报告，决定经略西南夷，打通蜀身毒道，开拓和控制这条与大夏交通的孔道，以“断匈奴右臂”。于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命张骞、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率大军，从蜀、犍为（今宜宾）“四道并出”“指求身毒国”，试图凭借官府的力量打通通往身毒的道路。然而通道的使臣和军队却在云南受阻，“北方闭氐、笮，南方闭雋、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此次出兵虽未达到目的，却因汉使到达蜀身毒道上重要的交通枢纽——滇国，且意外地了解到滇国以西还有乘象国，是蜀贾所至的重要商贸集散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

武帝再次发兵，滇国降，置益州郡。随后攻略生活在今天大理一带的昆明夷，设置数县，属益州郡。汉武帝以通道为目的经略西南夷的活动，由于益州郡的设置，取得重大进展：昆明部族以东的蜀身毒道已经完全在汉王朝的控制下，畅行无阻。随后往西继续经略，开道与置县并举，向哀牢地拓展。《华阳国志·南中志》录了一首当时的歌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从侧面反映了汉武帝依仗统一王朝的强大力量，开疆拓土，声威远播，打通了“博南山道”，控制了哀牢地区的辉煌业绩（图2）。

自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始至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历时30年，成为祖国统一的一大盛事，也使中央王朝逐渐控制了蜀身毒道的国内路段，影响波及蜀身毒道的国外路段，成为中央王朝对外交往的又一

通道。因此，张骞出使西域不仅仅是发现了“蜀身毒道”，还促使了西汉王朝大规模的经营西南夷。通道与置吏并举，在云南建立了中央王朝统治的同时，还逐渐将蜀身毒道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东汉在西汉设置牂唐、不韦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哀牢地实行经略。哀牢夷地处“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但汉王朝的强盛，广开边荒，经济文化发展，开始吸引了哀牢诸部族。道路开通，使古老的蜀身毒道焕发了青春，商贾往来频繁，与内地联系加强，对哀牢部族产生了影响，渐有内附之心。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部族首领之一贤栗率种人内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东汉于其地设置永昌郡，辖哀牢、博南二县。哀牢县辖今腾冲、龙陵、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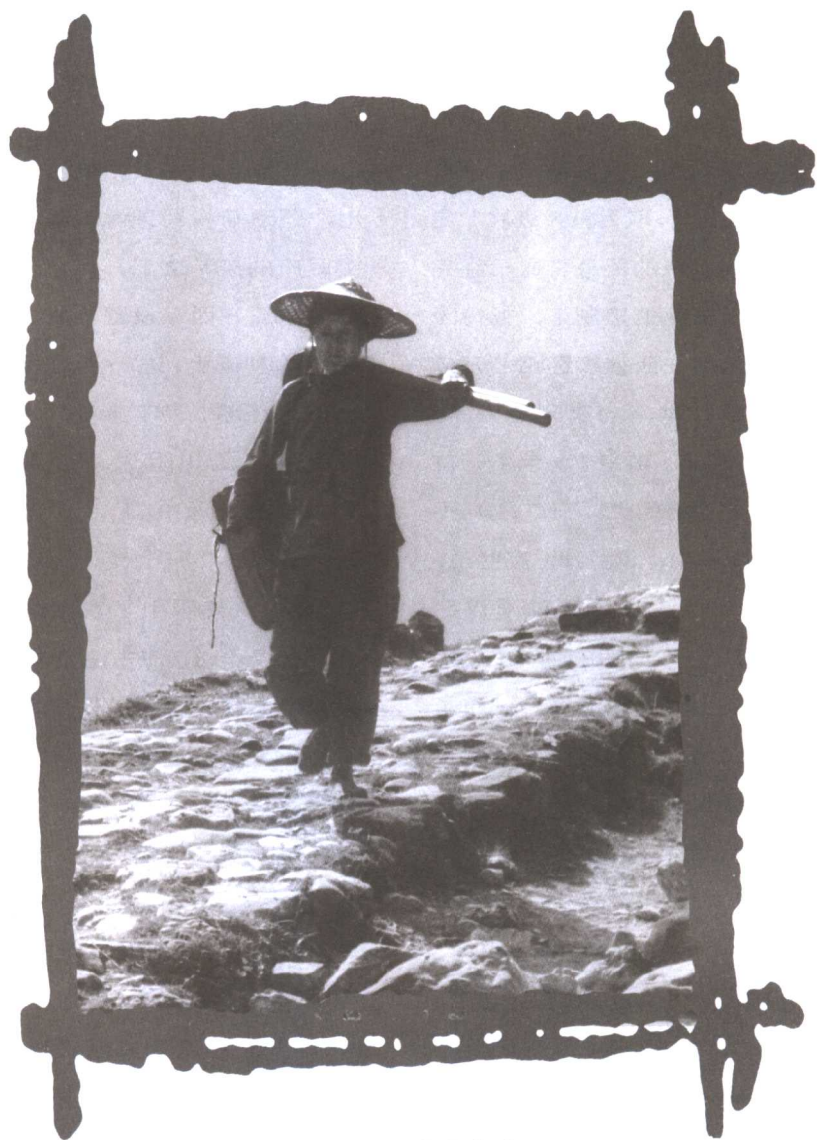


图 2 悠悠博南古道

博南县在今永平。永昌郡的设置，使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统治扩大到了云南西部边疆。永昌郡所处的滇西地区，正是蜀身毒道西出缅甸的必经地区，永昌郡的设治也成为打通“永昌道”的标志。从此，西南夷外的各国，途经永昌道、博南山道、五尺道或灵关道与中央王朝发生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情况日渐增多，缅甸境内的敦忍乙、掸国、傜侥等部落与中国封建王朝建立了友好邦交关系。这条路还连通了“海西大秦”，大秦即罗马。因此，由永昌道等构成的蜀身毒道，又是一条通向大海的对外交通线。

从秦经略五尺道，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到东汉哀牢部落的内附，历经280年，终于使蜀身毒道所经云南区段完全为统一的中央王朝所控制。往后几百年，与北方“丝绸之路”一起共同担负着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交流的重任。

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交通枢纽的中国著名对外通道。这条道路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才由张骞偶然发现而公诸于世，但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道路。印度学者认为，早在印度的孔雀王朝时代，他们就通过一条贯穿云南的古道与中国的中央王朝发生了联系，而这条古道的取向“必然是经由阿萨姆与缅甸方向的东北山脉”，也就是说只可能是经过云南出缅甸往印度的道路。对现存的大量史料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后，中国学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看法，并认为至迟到公元前4世纪末，一条从今天四川成都出发，贯通云南，西出缅甸到欧洲的大通道——蜀身毒道就

已开通，并且是西南各民族人民广泛利用的一条商道。然而这条道路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引起朝廷的重视才载于史册。这一发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到战国末的公元前4世纪，云南不仅有了各部族之间的道路，有了与中国内地相联系的交通道路，而且已经开辟了通往今天缅甸、印度的对外通道。

蜀身毒道以今成都为起点，西南出邛、犍至滇，从滇越（今云南腾冲）出缅甸的敦忍乙（今太公城）至曼尼坡入身毒（今印度），是贯穿云南，与内地四川、关中相连和与境外的缅甸、印度相接的国际大通道。它由贯通云南的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和缅印道连接而成，代表着这一时期云南交通发展的最高水平。现分段简介如下：

1. 五尺道

即秦常 頌“开通”的从蜀深入云南的道路。它从蜀南内经犍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滇池，是云南与蜀的重要商道（图3）。当时吸引巴蜀商人到西南夷地区的一项重要贸易是“犍僮”贩卖。“犍僮”出自犍道县，因而犍道县成为蜀贾贩卖“犍僮”的主要地区和通商贸易地。从蜀到犍道的道路早已存在，到汉代称为“犍青衣道”：由蜀出发，沿着青衣江水而下，经过夹江至乐山，又循岷江而下至犍道。青衣道至宜宾后分途：一为南夷道，即从犍道继续南行至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再往南可至今广东南海；另一条接秦代修筑的五尺道，通往滇池地区。汉武帝时唐蒙又“凿石开阁，以通南中”，将五尺道加以整修扩建，形成由犍道南下，过石门（今云南盐津豆沙关）到朱提，然后经由味县，到达滇池地区的官道。又因为这条道路以朱